

明

史

冊
哭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奸臣

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恆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兇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陳瑛在成祖時以刻酷濟其奸私逢君長君荼毒善類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斷之君而包藏禍心久之方敗令遇庸主其爲惡可勝言哉厥後權歸內豎懷奸固寵之徒依附結納禍流搢紳惟世宗朝閻宦斂迹而嚴嵩父子濟惡貪營無厭莊烈帝手除逆黨而周延儒溫體仁懷私植黨悞國覆邦南都末造本無足言馬士英庸瑣鄙夫饗殘恣惡之數人者內無閻尹可依而外與羣邪相比罔恤國事職爲亂階究其

心迹殆將與杞檜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傳

胡惟庸

陳寧

陳瑛

馬麟等

嚴嵩

趙文華等

周延儒

溫體仁

馬士英

阮大鋮

胡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吳元年召爲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爲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爲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閹者福壽以圖達爲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吳伯宗

効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訛者爭
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吉
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
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俟
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
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慲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
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
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
毛驥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
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
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爲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
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
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

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暉時謫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惟庸旣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爲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續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雄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爲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

年未靖云陳寧茶陵人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集慶館於軍帥家代軍帥上書言事太祖覽之稱善召試檄文詞意雄偉乃用爲行省掾吏時方四征羽書旁午寧酬答整暇事無留滯太祖益才之淮安納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郵爲吳人所獲寧抗論不屈釋還擢廣德知府會大旱乞免民租不許寧自詣太祖奏曰民饑如此猶徵租不已是爲張士誠歟民也太祖壯而聽之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遷提刑按察司僉事明年改浙東按察使有小隸訟其隱過寧已擢中書參議太祖親鞫之寧首服繫應天獄一歲吳元年冬盡將決太祖惜其才命諸將數其罪而宥之用爲太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拜司農卿遷兵部尚書明年出爲松江知府用嚴爲治積歲蠹弊多所釐革尋改山西行省參政召拜參知政事知吏戶禮三部事寧初名亮至是賜名寧三年坐事出知蘇州尋改浙江行省參政未行用胡惟庸薦召爲御史中丞太祖嘗御東閣免冠而櫛寧與侍御史商囂入奏事太祖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毋入櫛已整冠出閣始命入見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釋奠先師丞相

胡惟庸參政馮冕誠意伯劉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寧不舉奏亦停俸半月
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久之進左御史大夫寧有才氣而性特嚴刻其在蘇州
徵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爲陳烙鐵及居憲臺益務威嚴太祖
嘗責之寧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寧怒捶之數百竟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
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十三年正月惟庸事
發寧亦伏誅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出爲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
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爲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爲能甫莅事卽言
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
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璕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
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紈王鈍鄭賜黃福
尹昌隆皆宥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

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閨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永樂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訐發爲能八月劾歷城侯盛庸怨誹當誅庸自殺二年劾曹國公李景隆謀不軌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諫多置莊產蓄佃僕意叵測俱收繫又劾長興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殺劾駙馬都尉梅殷邪謀殷遇害三年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瑛劾僉貪暴僉坐誅死又劾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觀朝請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獄八年劾隆平侯張信占練湖及江陰官田命三法司雜治之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勦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他所劾順昌伯王佐都督陳俊指揮王恕都督曹遠指揮房昭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御史車舒都督王瑞指揮林泉牛諒通政司參議賀銀等先後又數十人俱得罪帝以爲能發奸寵任之然亦知其殘刻所奏讞不盡從中書舍人芮善弟夫婦爲盜所殺心疑其所親訟於官刑部驗

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盜帝命御史鞫治果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
帝曰兄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問車里宣慰使刀暹答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
地執其知州刀算黨以歸帝遣使諭之刀暹答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
等貢方物謝罪瑛請先下刀臘法司且逮治刀暹答懼帝曰蠻獠之性稍不相得
則相讎改則已今服罪而復治之何以處不服者遂赦弗問知嘉興縣李鑑廷
見謝罪帝問故瑛言鑑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釋亨不籍宜罪鑑言
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無名而不籍不失爲慎重鑑得免戶部
人材高文雅言時政因及建文事辭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請寘
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
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運糧漂沒瑛請治官軍罪責之償帝曰海
濤險惡官軍免溺死幸矣悉釋不問瑛之奸險附會一意苛刻皆此類也帝北
巡皇太子監國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無何貞
妻擊登聞鼓訴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貞等不至惟葉轉至

訊之云貞不承不勝拷掠死三皂隸皆笞死三日矣貞實未嘗受金先是袁綱
覃珩兩御史俱至兵部索皂隸貞猝無以應兩御史銜之與此獄於是刑科給
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瑛皇太子曰瑛大臣蓋爲
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械繫綱珩以其罪狀奏行在又有學官坐事謫充
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
恣皇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
方寵任無如何久之帝亦寢疎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帝以篡得
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爲如
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綱在佞倖傳麟輩人洪武末爲
工科給事中建文時坐罪謫雲南爲吏成祖卽位悉復建文朝所罷官麟得召
還尋進兵科都給事中麟無他建白專以訐發爲能帝久亦厭之諭麟等曰奏
牘一字之誤皆喋喋煩碎甚矣僞謬卽改正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
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脫漏耳言官當陳軍國大務細故可略也久之擢右通

政帝一日顧侍臣曰四方頻奏水旱朕甚不寧麟遽進曰水旱天數堯湯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範恆雨恆暘皆本人事可委天數哉爾此言不學故也麟慚而退麟居言路糾彈諸司無虛日嘗署兵部事甫一日輒有過爲人所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於官珏山陽人永樂四年里社賽神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珏忠特擢刑科給事中伺察百僚小過輒上聞居官十年貪黷不顧廉恥母喪未期起復視事輒隨衆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爲御史俞信等所劾論大不敬當死帝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豈有一人免耶遂謫戍邊政學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歷行在禮部郎中務掇人過失肆爲奸貪十六年春有罪伏誅緝初爲大興教諭燕兵起與城守有勞擢禮科給事中坐罪謫恩南宣慰司教授永樂七年復原官務据撫朝士過久之遷浙江副使後入朝仁宗見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無異蛇蝎遂謫嘉興典史芳穎上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歷刑科給事中宣宗數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言洪武中大臣面議時政必給事中二人與俱請復其舊帝是之芳輒自矜百司

所爲少不如意卽詣帝前奏之人比之紀綱久之帝亦惡其奸黜爲海鹽丞棄官歸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成削疎眉目大音聲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移疾歸讀書鈴山十年爲詩古文辭頗著清譽還朝久之進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祭酒嘉靖七年歷禮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顯陵還言臣恭上寶冊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霽又石產聚陽羣鸞集繞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遷吏部左侍郎進南京禮部尙書改吏部居南京五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會廷議更修宋史輔臣請留嵩以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內閣命嵩還掌部事帝將祀獻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稱宗入太廟嵩與羣臣議沮之帝不悅著明堂或問示廷臣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禮成賜金幣自是益務爲佞悅帝上皇天上帝尊號寶冊尋加上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乃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悅命付史館尋加太子太保從幸承

天賞賜與輔臣埒嵩歸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關說諸
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
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
下之始倚言事之謹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跪讀
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不
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嵩遂傾言斥之言去醮
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
禮部事時嵩年六十餘矣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
沐帝益謂嵩勤久之請解部事遂專直西苑帝嘗賜嵩銀記文曰忠勤敏達尋
加太子太傅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諷言官論之鑾得罪去吏部
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皆不預聞票擬事政事一歸嵩讚嘗歎曰何
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顯夏言短乃請凡有
宣召乞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

帝不聽然心益喜嵩累進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久之帝
微覺嵩橫時讚老病罷璧死乃復用夏言帝爲加嵩少師以慰之言至復盛氣
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宦尙寶少卿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
嵩父子大懼長跪榻下泣謝乃已知陸炳與言惡遂與比而傾言世蕃遷太常
少卿嵩猶畏言疏遣歸省墓嵩尋加特進再加華蓋殿大學士窺言失帝眷用
河套事構言及曾銑俱棄市已而南京吏部尙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遠
擢入閣益不敢預可否嵩旣傾殺言益僞恭謹言嘗加上柱國帝亦欲加嵩嵩
乃辭曰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
爲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爲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允其辭而以世蕃爲
太常卿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
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
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暉陳壘厲汝進沈鍊
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讒經鍊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

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衆皆未嘗有跡也俺答薄都
城慢書求貢帝召嵩與李本及禮部尚書徐階入對西苑嵩無所規畫委之禮
部帝悉用階言稍輕嵩嵩復以間激帝怒杖司業趙貞吉而謫之兵部尚書丁
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諸將戰寇退帝欲殺汝夔嵩懼其引己謂汝夔曰我在毋
慮也汝夔臨死始知爲嵩給大將軍仇鸞始爲曾銑所劾倚嵩傾銑遂約爲父
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蓄之寢相惡嵩密疏毀鸞帝不聽而頗納鸞
所陳嵩父子過少疎之嵩當入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卽與俱
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時陸炳掌錦衣與鸞爭寵
嵩乃結炳共圖鸞會鸞病死炳訐鸞陰事帝追戮之於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龍
舟過海子召嵩載直西內如故世蕃尋遷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趙文華督
察軍情大納賄賂以遺嵩致寇亂益甚及胡宗憲誘降汪直徐海文華乃言臣
與宗憲策臣師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書俸無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帝嘗以
嵩直廬隙撤小殿材爲營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賜御膳法酒嵩年八十聽以肩

輿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卽不視朝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卽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然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父子獨得帝窽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卽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媢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恥與諱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案職方郎中方祥等爲嵩文武管家尙書吳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輩皆惴惴事嵩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嵩因密請究主使者下詔獄窮治無所引帝乃不問而慰留嵩然心不能無動階因得間傾嵩吏部尙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爲之甫三月卽斥去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有詔二王就婚邸第嵩力請留內帝不悅嵩亦不能力持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

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火嵩請蹕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徐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益親階顧問多不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未幾帝入方士藍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鄒應龍避兩內侍家知其事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於理嵩爲世蕃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鶻鴻客羅龍文戍邊遠詔從之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時四十一年五月也龍文官中書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競稱萼山先生者也嵩旣去帝追念其贊元功意忽忽不樂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陳不可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